

日常设计哲学下的生存观照

丁诗瑶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 510006)

摘要: **目的** 在日常生活理论下, 看建立于蒙古族日常饮食文化之上的饮食器具设计, 结合民俗学的背景, 对蒙古族饮食器具的产生进行探究, 从民族手工艺的视角来看本体。 **方法** 以内蒙古中部地区为调研对象, 通过对几个地区民族手工艺品及饮食器具的生产和销售状况的调研资料进行分析, 解读民族场域中的饮食器具的设计和生 产现状。 **结论** 结合蒙古族传统的造物理论, 探究饮食器具的设计思想和设计环境, 立足于蒙古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文化意义, 从不同视角来诠释饮食器具的设计思想。以一种反观的态度, 以现今时代为立足点来观察传统, 民间的习以为常的习惯, 相对于现代化的、机械化的社会环境而言, 存在巨大的差异, 民俗色彩更多地被体现在去除机械参与的环境中。立足日常交往, 作坊式的技艺传承方式正发生着变革。

关键词: 日常观照; 民族手工艺; 饮食器具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14-0192-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14.032

Living Contemplating under Philosophy of Daily Design

DING Shi-y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production of Mongolian eating utensils by analyzing the eating utensils design based on the Mongolian daily diet culture and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of folklore under daily life theory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rafts. The Central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status of eating utensils in national field culture based on the surveys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data of handicrafts and eating utensils in several minority regions. Combined with the Mongolian traditional creation theory, the design idea and environment of eating utensils has been explored. Based on the statu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ngolian in the silk road, the design thinking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 an attitude of looking back, the present era is taken as a foothold to observe tradition. The folk custom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and mechanize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e reflected i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chanical participation is removed. Based on daily communication, the inheritance way of workshop-style handicraft is changing.

KEY WORDS: daily philosophy; ethnic handicrafts; eating utensils

以内蒙古中部地区为调研对象, 主要涉及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阿拉善、二连浩特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区。从器物的田野调研、器物的社会生产基础和器物的工艺美术价值等方面切入, 由此展开关于

蒙古族饮食文化、饮食行为和饮食生态的研究。

对民间手工艺的综述和器物的田野调研的相关研究中, 方李莉和彭兆荣在人类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面有所建树, 从研究方法上, 《地方志中民间手工艺

收稿日期: 2019-0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场域、技艺及视觉: 蒙古族饮食器具造物语境研究”(16CG169)

作者简介: 丁诗瑶(1982—), 女, 内蒙人, 博士, 广东工业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文化创意、视觉传达、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

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以明代织绣为例》^[1]认为，经过对地方志的梳理和比对，能够串连出手工业发展的线索^[1]，因此器物的调研和叙述方式，成为研究的开端。故事，是针对某一经验事实的叙事，方式多样，可以依据时空顺序叙事、事件线索叙事，还可以依据逻辑线索叙事等。现象，则是对故事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从故事中发现了什么的归纳^[2]。关于发展现状的调研，《拉萨地区藏族民间手工业发展现状调研》^[3]总结出该地区的民间手工业，在传承方面主要依托的两大平台，全面介绍了拉萨地区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现状，以此管窥整个西藏地区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基本面貌。达妮莎对于蒙古族手工业有所关注，即蒙古族婚俗中的民间手工业、蒙古族习俗禁忌与民间手工业、萨满文化与蒙古族民间手工业等。

1 日常哲学

日常是易于被忽视的部分，其意义也需要得到足够认识。在鲍辛格看来，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日常生活”经常是那把钥匙，通过它可以“结构”，即历史学家眼中的核心因素——通向“过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借助于经验，让人们的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主观描写变得有说服力^[4]。日常的经验对认识的调整，也是民俗风貌研究的着眼点。

从日常生活的基本界定开始，从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和赫勒等人关于日常生活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日常生活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集中探讨了存在问题，即追问“在的意义”。他认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直在探讨存在问题，但是却都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在。他们一向从现成的、被给定的东西，即在者入手，来探讨存在的意义，结果建立起的都是无根基的本体论^[5]。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明确地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这一主题。他的两部名著《日常生活批判》（1946年）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年），从日常生活的含义发现家庭空间是存在亲密关系的场所，并且人在其中从事着生产活动。人对于蒙古族饮食器具的社会认知，就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熟知的世界，与其说是用眼睛看到的，不如说是用名词框住的。当以艺术的眼光看待展厅中的日常事物时，是审美给日常镀上了光彩。

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及日常经验，依附于农耕技术。而汉代的农耕技术，已发展到精耕细作的水平，而在人多地狭的核心地区，精耕农业已将畜牧业及工商业逐渐排斥。为了在农闲时，劳动力不至于投闲置散，中国农户发展了农舍手工业，以代替城市中萎缩的工场生产，提供加工产品^[6]。农耕技术是内蒙古中部地区在传统社会中的主要经济力量，农耕作为日用

技术，为当地手工艺的发展做了铺垫。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使劳力平均分配，可以利用增加作物的种类，但是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冻期，在这段期间没法耕种，因此精耕细作农业就只能和农舍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得农闲时节的过剩劳力可以转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换句话说，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手工业的产品变成市场里的商品^[7]。农业的节奏支配劳动力，在无法生产的季节则有手工业作为补充。这部分手工业生产者就有作坊工业的端倪，许倬云在指出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支配方式时，也提及作坊工业，在涉及到的调研地区，地方志中便涉及到因农耕的季节性而出现的手工业劳动者。

谈及日用艺术，则需要提及本次田野调研的展开过程，走访的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临河河套文化街以及呼和浩特市的老街等地，为较集中的展示民间、民族手工艺品，批量化生产的工艺品市场，日常艺术的范式相对固化，人们逐步关注个性化日常生活。赫勒认为，日常生活的空间是直接给定的，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封闭性，限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范围，抑制了人的个性的生成。日常活动领域或日常空间的狭窄性和封闭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传统日常交往的特征，即相对封闭的、基于特性的个人交往以及基于等级关系或依从关系的不平等的交往。而个性化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是建立平等、自由和人道的交往模式，追求自由个性的生成^[8]。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路径，也应关注个性化日常生活哲学领域，对于日常封闭的交往模式有所反思。在构建日常生活的理论范式时，曾反复强调，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一般图式，具有自在性、稳定性、惰性和保守性，具有凭借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运作的特征，即“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9]。

2 生存关照

生存关照不可脱离于生活空间进行探讨，器具总在一个器具关联脉络之内来照面，每个特定的器具都在自己那里带有这个关联脉络；并且，仅在顾及到关联脉络的情况下，该器具才是这一个^[10]。物理尺度显示了生物基础上的已知经验，从一定的空间布局到更为广泛的空间社会属性，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延展。物理环境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理解方式，并且改变着家庭的生存模式和休闲模式，它是人活动的变革因素。人身处不同的空间环境，从感知上对外在产生了一种知觉，生产生活空间就是空间体验的重要场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特定的空间体验。人为的器物操作行为受到个体的主观性影响，参与到空间之中，并且人介入其中。社会的心理空间模式，在可感的空间之中生发出来，尤其是从家庭环境之中演化出来的

心理空间。饮食器具的工具属性在家庭成员之中,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物理层面,它成为象征一定民俗价值的心理指向。

在日常空间的模型概念形成之后,人对于空间的体验,也是依循这些已有的经验而形成。从日常空间的解析对于启蒙意义的认识有所助益,日常性与空间属性是两个联系较为紧密的词语,因为日常包括了常量,空间内所包含的一般也为生活习惯的恒常关系。所谓日常空间,就是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空间。一般说来,日常空间比非日常空间狭窄和固定。日常空间一般是个人的直接生活环境,即家庭和天然共同体^[11]。以空间生产视角,观看饮食生产器具设计与日常技艺传承,空间和时间是一种框架,一种秩序领域,借助它们,规定或确定个别物的位置或时间点,因此很可能是,如果每个物着眼于其位置和时间来规定的话,那么每个这一个就不可被另一个所替换,但这只不过是物通过时空关系,外在地呈现或呈报一些规定,关于物本身或形成“这一个”的东西^[12]。

手工作坊式与工业化生产的制作方式在工艺上的差异,体现在设计、工具、制作程序和流通等方面,手工作坊生产的饮食器具设计面临着设计转型的问题,从附着于器物之上的雕琢到新文化元素的冲击,都是其中之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单元也是销售渠道,通常是兼具两者之功能。其生产者借助日常生产用具维持生产,制作过程持续更长。而工业化生产则与之差异较大,模块化和标准化成为潮流,手工制作者的经验也就无从体现。两者的差异对于普通消费者的使用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强化,消费群体多为当地蒙古族居民或少量外来游客,他们在选择产品时,表示愿意选购定制产品。以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为例,也就是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蒙缘民族文化城中的一家店面,店主人及家人都是当地蒙古族人,居住于此,常年经营店面。当地由蒙古族主要经营蒙族手工艺品和其他相关产品,经营的日用饮食类器具具有茶具、盘、茶壶、碗、酒杯、储物盒、木质茶具、奶筒、简单包装的奶制品、蒙古族装饰画、蒙古族饮食器具和其他手工艺品等。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中的木碗见图1。店主人凭借自己的爱好也制作手工艺品,包括石头画(原材料是产自当地的一种石头,以彩绘的形式在石头上绘画)、骨画(在动物的骨头上绘制的手工艺品)、其他装饰品等。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内商品见图2。

据了解,乌拉特后旗的人口结构以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居多,因此类似的民族用品店具有相对稳定的顾客,这与日常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有关。其中,饮食器具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蒙古族人群。消费空间即是生存关照的体现,对于蒙古族饮食器具的设计与造物思想的追本溯源,在关注民族造物文化的背



图1 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中的木碗
Fig.1 Wooden bowl in national stores of Urat



图2 乌拉特后旗民族用品店内商品
Fig.2 Goods in national stores of Urat

景下,对所关联的民族文化记忆和地域文化记忆进行勾连,具有启示性。从器物的田野调研、器物的社会生产基础和器物的工艺美术价值等方面切入,由此展开蒙古族饮食文化、饮食行为和饮食生态的研究。

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生活风格”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的占有,也意味着占有与物质相关的知识、行为与观念,而后者的占有,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且长期浸润在拥有这些物品之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13]。而大多饮食器具则是来自呼和浩特或是南方城市,也就是批量生产的工厂。民族日用品受到机器制造的冲击,手工制作者极少或者技艺失传。

临河河套文化街作为巴彦淖尔市及周边地区文玩商品聚集之地,集中展示和售卖老物件和其他手工艺品。店面中以收集民族手工制品、民俗老旧物件为主,包括银制品、铜制品、木制品等。河套文化街店面主人织补毯子见图3。河套学院的创业孵化基地是刘卫东、乌力吉等手艺人主持课程,并且制作的。蒙古族手工艺品,包括酸奶筒、木碗、盘等。临河是距离乌拉特后旗不远的农业型城市,当地的民族手工艺品,也大多来自牧区或是几经转手得来的。当地大多店面的经营者自行收集,同时经营相关器物的买卖。另外,走访的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手工艺品店



图3 河套文化街店面主人织补毯子

Fig.3 Storekeeper of Hetao cultural street darning the blanket

铺有通顺斋、辰佑轩、漠上行皮雕艺术、蒙彝民族工艺厂、圣唐民族工艺、蒙强工艺、内蒙古蒙友皮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小屋、五福手工坊、乾达木蒙古族传统手工艺、原龙皮包坊、蒙荣皮艺、贸联民族用品经销部、双禄银器加工部、明众银坊、文君银饰、阿迷那斯专做头戴银器店、吉祥万宝店、博阁民俗店、鑫宝银匠铺、满仑银饰、宇彤金箔工艺、大召铜器加工、鑫顺银器坊、艺泽园银器加工、制银阁等。

以银碗为主线，其周边构建起了生态链条，包括设计者、生产者、销售渠道、用户，作为各环节之节点，银碗异于其他蒙古族饮食器具，其工艺繁复更适于手工制作。设计、生产与经营多由一人承担，产量有限也适于定制生产，这使生产规模与销售受限。当然，民族用品商店具备完善的生产条件，其生产与销售环节更为稳固，从而保证了产品的生态链条正常工作。而木质饮食器具的生产多为机器制作，木碗的设计与生产也与银碗的生产状况相似，其设计环节没有独立出来。蒙古族饮食器具的生存、生态环境由此可见，设计者的缺乏和消费群体的不稳定，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经收集与分析田野调查的数据，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几个案例，反映出民族手工艺的生产生态和发展瓶颈，这对于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手工艺现状也是一次调查，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正经历着从技艺失传转向复兴。

3 日常交往

从日常经验到日常交往，是一种从静态至动态的日常，且经验与交往的区分界限较为模糊。杂谈闲聊、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同样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本层面之一^[14]。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日常生活是维系一定社会关系和状态的常态。本文关注的日常关

系，更多为亲密关系，即家庭成员之关系。在制作食物的行为中，体现出家庭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亲密关系之所以可以连结，日常生活的共同实作至关重要。此类实作形式固然多种，但可知照顾与被照顾应属关键。而透过此类既是惯时性的、也可能是随机突发性的，往往默会知情的、但也常是单方向的，或具有冲突性的照顾关系，个人与他者的互动伦理准则得以被揣摩、确立、挑战，并引发欢愉、幸福、困惑、焦虑、痛苦等诸种情感并存的主体性^[15]。

民间艺术和民间意识是民俗意义之所在，研究对象的日常体验与研究自身对日常的体会属于不同层面，从现象到本质、从被调研到有目的的研究程序，都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所体会到的两种体验。日常生活的秩序总是按照某种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即有生活的“积淀根基”的制度或规则逻辑来维持。对于这种规则逻辑的揭示，特别需要对实践状态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理解^[16]。

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7]。在相对封闭的村落环境中的人们，他们依照前辈所沿袭下来的固有规则来经营生活。这种延续性也可以被理解为自在的状态。除了表示支持日常生活的理论意义的观点外，对于日常生活概念的争论也不乏例子。列斐伏尔就是支持日常生活的理论价值的代表人，对于日常的内涵挖掘，也有不少论述中有所体现。

乌拉特后旗蒙古族传统手工艺协会，是走出作坊式生产模式的典型，协会成立于2015年7月，它的发展目标是保护乌拉特蒙古族传统技术及作品，将协会建设成为具有浓郁乌拉特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发烧友联盟。同时，为乌拉特蒙古族传统手工艺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提供平台。协会发展将成为全旗政治、经济和旅游事业发展的助推力量之一，协会的任务是研究、保护和发展乌拉特蒙古族传统手工艺技术，为乌拉特民族传统手工艺进入市、自治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贡献，为蒙古族传统手工艺进校园提供服务，培养更多的传承者和爱好者。随着协会展厅、生产车间等的逐步落成，为全旗的旅游发展、旅游小商品的开发做出贡献。通过展览、交流等活动，推介作品走出乌拉特，打入手工艺品市场，为从事传统工艺制作的农牧民创造经济收益。举办培训班培养传承人，打造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牌。协会在乌拉特后旗的玛瑙湖石博城内设立的展销中心，成为固定的宣传窗口，巴图的木制手工艺品，获得了乌拉特后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评选表彰活动的优秀研发奖，布仁毕力格制作的银碗和银马镫也陈列在其中。

以制银阁为例,店主从事制银手工艺已经长达9年,而入行年龄也偏小,现在年龄为35岁以下,年轻化的现象对于民族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长足发展的基础。据调查,该店铺是以生产与销售兼顾的方式进行经营的,而货源即原材料是来自内蒙古其他地区的。目前,从事民族手工艺品生产和销售的种类是银制品、铜制品和木制品,进货的频率也很快,几乎每周都需要新的货源以满足制作的需要。食品和装饰品类的手工艺品比较畅销,主要是因为兼具民族特色和实用性。店主注重传统手工技艺的学习,其老师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是与其他当地手艺人还没有建立稳定联系,他以定制方式,依靠手工制作完成工艺品的制作。饮食类手工艺品占到总数的一半及以上,以银碗的制售为主。生产条件有限,从而限制了饮食类手工艺品的生产和发展。饮食类手工艺品的顾客主要是汉族和蒙古族,对于银碗的使用,已基本脱离了饮食的单一功能,而是以敬奉、祭祀等为主。

重大节庆活动对于手工艺制品的需求,也有明显增加,对于本行业的信心也直接体现在对于手工制作的职业规划,店主表示不会在生产经营民族手工艺品的基础上,兼顾或转向经营其他。面临的发展瓶颈体现在推广、品牌和平台等短板上,而这些问题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东升庙地区,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解决,由乌拉特后旗民宗局成立的乌拉特手工艺展销中心,定期组织民族手工艺品的相关展览,有长期的手工艺人的工作室,在生产的同时推广民族手工艺文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场域,从政府到民众,形成一个互动的链条,让传统的制作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成为适应当地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因子。

4 结语

以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习培训为核心,利用高校平台,完成民族技艺的传承。通过在实地和网络平台上的调研,对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手工艺品生产和销售市场的调查情况,有如下分析:从业人员的从业年限一般分布在1年以下或5~10年之间,说明对于民族手工艺的学习热情有上升势头,还有一部分已经坚持在此行业内从业多年,稳定性强。对于民族手工艺品可以分两类进行分析,一类是古旧物品,一类是商业化、新近生产的物品,对于具有年代感的器物一般用来收藏和展示,而新近的手工艺品则更多被用于日常生活。对于呼和浩特和巴彦淖尔等地的调研,手工艺制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可以通过数据表明。在呼和浩特的大召寺附近的塞上老街,是传统技艺和旅游业等结合相对好的区域,以展示和销售为主,同时大量商户从事制作,其中制作者的年龄分布在20~50岁,以作坊式为主,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而据通达商城内的民族用品店商户反映,其售卖的大部分民族工艺品都是机器化生产的,或者自行设计图

案,利用外地工厂进行生产的。另外,在呼和浩特市内有部分民族用品连锁店,已相对形成一定规模。

以民族饮食器具设计为研究对象,从民族文化的造物生态出发,折射出关于民族饮食器具设计及工艺和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行模式。以民族手工艺的民族语境为核心,探讨生产空间、技术、艺术的碰撞。研究的思路是以器物的田野调研为依据,解析日用器物的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关联。

参考文献:

- [1] 熊琰. 地方志中民间手工艺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以明代织绣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 2016, 29(2): 234—241. XIONG Ying.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olk Crafts in Chorography: Taking Ming Dynasty Embroidery as Example[J]. Ethnic Art Studies, 2016, 29(2): 234—241.
- [2] 折晓叶. “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J]. 社会, 2018, 38(1): 1—29. ZHE Xiao-ye. Everyday life Logic in Field Research: Experience, Theory, and Method[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38(1): 1—29.
- [3] 仓姆啦. 拉萨地区藏族民间手工艺发展现状调研[J]. 西藏大学学报, 2016, 31(4): 149—154. TSAM L.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Folk Handcraft in Lhasa Area[J].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2016, 31(4): 149—154.
- [4] HERMANN B.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HERMANN B. Enlightenment of Everyday Life[M].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ess, 2014.
- [5] 衣俊卿. 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 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YI Jun-qing.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5.
- [6] 许倬云.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XU Zhuo-yun.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M].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ess, 2006.
- [7] 李霞. 个性化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LI Xia. How Could Personalized Daily Life be Possible[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8] MARTIN H.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MARTIN H.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 [9] MARTIN H. 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MARTIN H. The Inquiry of Object: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Kant's Theory[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 [10] 刘晓春. 布尔迪厄的“生活风格”论[J]. 民俗研究, 2017(4): 5—15. LIU Xiao-chun. On Bourdieu's "Style of Life"[J]. Folklore Studies, 2017(4): 5—15.
- [11] 赵彦宁. 在地知识与全球理论的勾连关系: 家的基进化可能[J]. 书评考古人类学刊, 2014, 12(81): 216. ZHAO Yan-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th Knowledge and Global Theory: the Fundamental Evolution of Home is Possible[J].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Anthropology, 2014, 12(81): 216.